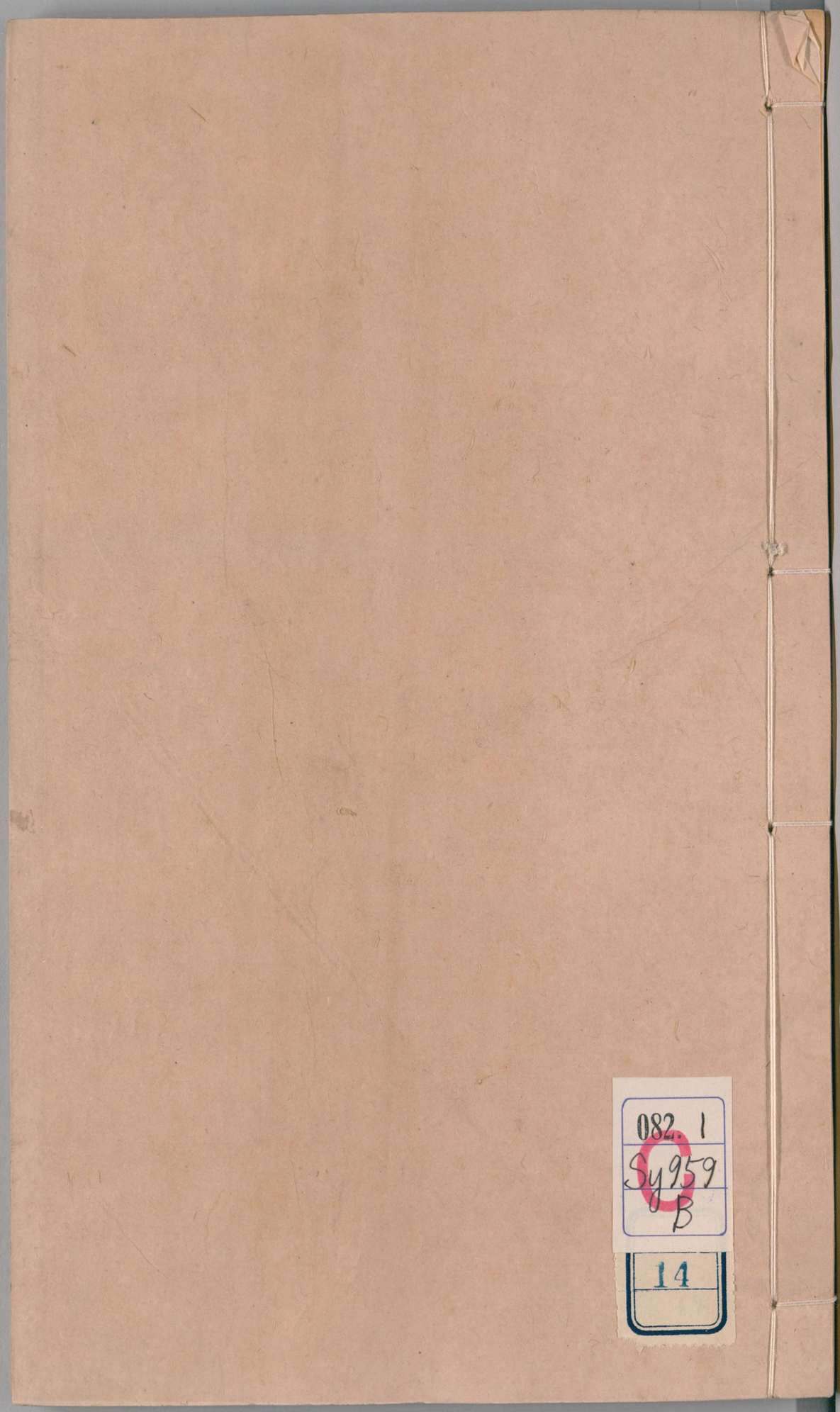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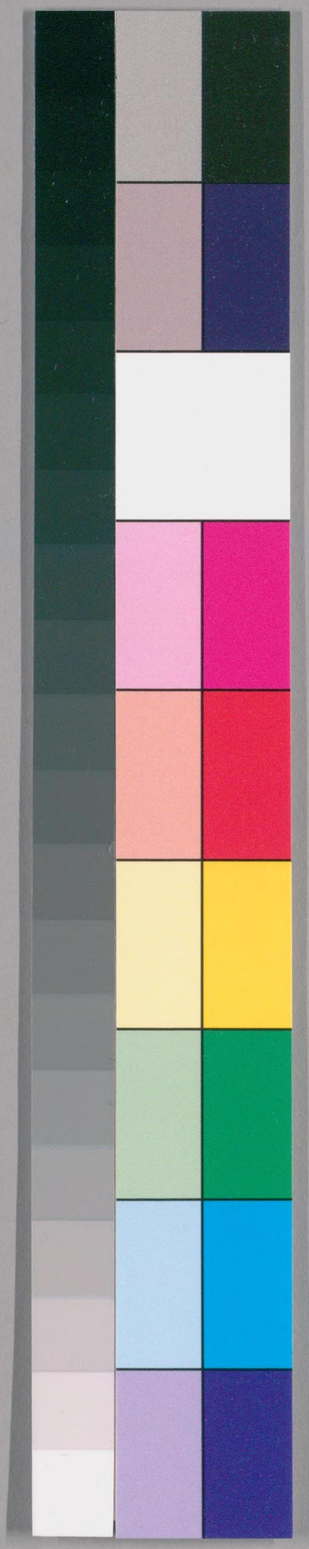


082.1
Sy959
B
14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書農總録』　請求記号 082.1-Sy959B

ガラス使用

祠墓例

定安莫瑞堂編輯　第十子明謙恭校

小宗家祭禮畧　李光地

古者宗法之行宗子祭其親廟自天子而下降殺以兩蓋大夫僅及於會適士僅及於祖而已伊川程氏祭禮始令上下通得祭其高會祖禰爲四親廟以謂祭法由服制而起今喪服及於高祖則祭亦宜及之實得人情之安王巖叟稱其有制禮作樂之具非虛語也然祭四親者亦

75232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書農總録』　請求記号 082.1-Sy959B　ガラス使用

止於宗子而已五服之內之支庶則固有事於宗子之家非家立廟而人爲祭也然古者無田則不祭祭用生者之祿是祭祀必大夫士而後具明矣古所謂宗子者皆世官世祿者也今貴達者未必宗子而宗子或夷於氓隸宗子之分與祿既不足以配其四親而支子有爵俸者反絀於不祭之文而不得伸其追遠之愛如此則程朱之禮又窮故曰三王殊世不相襲禮今之禮僭亂極矣後聖有作雖復緣時損益可也非天子不議禮吾人身爲大夫士行之於家去其僭妄紊亂甚害禮者而已吾家大宗之禮又當別論以四親言之我於先人爲宗子而祖以上則非揆之於法得奉禰祀而已然小宗之法今世亦不行吾家舊所通行又皆不論宗支輪年值祀吾分既足干祫上及高曾又恐將來之官不能常與值祀者之祭食君之祿以豐於昵恐非先人之志故今所奉祀並立四親幸今聚族祖里伯叔每歲值祀高曾祖者吾咸與焉然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書農總録』　請求記号 082.1-Sy959B　ガラス使用

而修四時之事亦必並設高曾祖考之位而申祝獻焉非僭且瀆實則準以情分而有所不容已也吾家大宗時祭舊止春秋其奉祀祖考者則否止於清明七月等俗祭而已吾思古人合諸天道春禘秋嘗樂以迎來哀以送往蓋春秋之義大矣怵惕悽愴之心自近者始不當於遠祖獨行之也若欲以清明七月俗節當之則清明爲春暮七月爲秋始迎來太遲送往太驟亦失禮經之意今欲定於二分之月別卜日爲春秋祭而清明七月則循俗煎餌焚楮如家禮俗節之祭而已況家禮尚有四時之祭皆用仲月今春秋而外有冬節薦鮮可當冬夏二祭其禮稍殺於春秋可也又記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故祭爲吉禮而忌則喪之餘也今俗廢春秋吉祭而反於忌日飲酒食肉謂之受胙吉凶溷雜非人情殆不可用今逢忌日亦當稽朱子家禮及語類所載變冠服不飲酒食肉終日不宴親賓志有所至乃近於正生忌則不然

禮稍殺而情稍舒可也墓祭原起於奠后土之神爲祖考托體於此歲祭焉所以報也今祭墓者豐於所親於土神輒如食其臧獲而已簡嫚之極必干神怒故今定墓祭牲饌祖考與土神同奠獻則依家禮先祖考而後土神自內而外非尊卑之等也此數者皆大節目苟失禮意不可不正其餘如元旦五月節中秋重陽節此等皆可不拘豐儉循俗行之所謂事死如事生節序變遷皆寓不忍忘親之意

宗子主祭議

李紱

白虎通云宗者何宗有尊也爲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蓋諸侯世國大夫世家然後別立宗子以統其族人封建廢世祿不行惟天子得立宗人府其在臣下惟衍聖公近之若公卿以下皆不能立宗子其說詳見於羅文恭公宗論而後世乃欲自始祖而下並以長子之子孫爲宗子毋乃誤甚長子之子孫其世世之長子不惟不能皆貴亦不能皆賢於是有降在緦庶者甚

或辱身賤行寒餓不能自存者安得奉爲宗子以主祭而統族人宜高安相國譏爲瀆祖而不可用也況主祭者祭之主則禮文所謂主人也主人行禮必視其爵士祭以三鼎大夫祭以五鼎鼎庶人無田不祭故朱子釋中庸謂祭用生者之祿宗子而庶人則薦而不得祭矣何主祭之有幸而支子之子孫有大夫焉則可祭以五鼎不然而僅有士亦可祭以三鼎因其名分以行祭獻則禮法俱合足爲宗祀之光而貴貴尊賢亦足以鼓舞其族人乃欲以私立之宗子易朝廷之爵命田夫野服僭行灌獻不亦悖禮而犯法乎或謂朝廷之上序貴序賢鄉黨則尚齒宗廟則序昭穆今若舍宗子而論爵毋乃偏於尚貴尚賢而非鄉黨宗族之所宜乎不知此皆未達於禮而不知古今之通義者也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故戴記謂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今外官督撫則古之邦伯也州縣亦古子男之邦也

自期服以下皆當絕京朝官九卿視督撫五品以上視道府蓋其階大夫卿大夫受地視侯伯也七品以上視州縣蓋其階儒林文林等郎卽古之元士元士受地視子男也古九命今九品一命卽今之第九品再命卽今之第八品齒於族可也七品卽古之三命而列於子男者矣期服且絕彼族人無服而愚賤者安得越而上之以主家祠之祭哉程子謂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必須明譜系收宗族立宗子法竊意後世士大夫尊祖敬宗收族之法惟立宗祠明譜系二者可行若立宗子則不知如何而立朱子謂宗法須宗室及世族之家先行之方使以下士大夫家行之然家禮並以宗法爲主至謂非嫡長子不敢祭其父吾不知朱子之家已立宗子否能保其宗子之必賢必貴否如不賢不貴吾未見隸庶之愚賤可以主先祀而統族屬也　本朝先達亦有講求宗子主祭之法者吾座主安溪李文貞公謂今世家廟

之祀當使宗子與爵尊者同主祭既可用生者之祿又不失敬宗之誼可謂酌古而準今矣然吾意欲立宗子必須族置義田立義學凡分當爲宗子者幼卽延師嚴切教之俾讀書立品其既長而當嗣爲宗子也或自能致名位則已否則公舉於官師給以頂帶如後世祀生社生庶可以配貴者而主祀事其或資性愚劣必不可教則公衆廢之擇以次當立者嗣焉如是而立宗子庶乎可行而先儒自程朱以來未有議及此者嘗欲論定其法行之於家宦途驟棲終不暇及適熊侍講孚友以宗子問答見示中有與余意相合者因爲此議以補其說之所未備併述余所以籌立宗子之法俾有意行禮者得參取焉

許三禮

補定大宗議

封建廢則宗法格而不行鄧潛谷先生論之詳矣雖然至今服制丁艱主承重孫不猶行古宗法之一事耶宗法不定則立祠堂修宗職一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書農總録』　請求記号 082.1-Sy959B　ガラス使用

事無所統屬雖羅念庵先生變通三說可謂極善今議不若以貴貴爲定俾代任宗職不得委卸張湛虛先生曰起於是邦而始爵者皆自爲祖其嫡繼之亦卽爲大宗此大宗之百世不遷者也觀孝經卿大夫之孝曰然後能守其宗廟士之孝曰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益見宗廟祭祀關乎祿位則宗法斷當以貴貴爲定明矣蓋祖宗積德百餘年始發於一二子孫其一二子孫卽是祖宗呵護之爲大宗自宜身領宗職上祀祖先下莅後昆而非失之僭至因祿位而方得祭饗歷代先人更以明國恩而重作忠之感豈但收合族人厚風俗已哉若並貴仍論宗派或尊尊或長長如無貴者照羅說或尊尊或長長或賢賢隨所遇職領薦事焉可也孟子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三月無君則皇皇如此之謂也

始祖先祖之祭　秦蕙田

程子有始祖先祖之祭朱子以其似僭而廢之

是也竊嘗思古今異宜其禮當以義起程子所云厥初生民之祖者理屬渺茫於經無據若今人家之始祖其義於宗法之別子同者固當祭也何則古之所謂始祖者在諸侯則始封者也在大夫士則別子也別子有三後世封建不行則爲有國之始祖者寡矣然有大功勳爵至王公者雖無土地宜與古諸侯等則其子孫宜奉爲始祖而祭之矣又後世天下一家仕宦遷徙其有子孫繁衍而成族者則始至之人宜爲始遷之祖與古別子之公子自他國而來者無異是亦宜奉爲祖而祭之矣若崛起而爲公卿者雖不可同於諸侯亦宜與古之九命八命七命等其子孫奉爲始祖亦與古人別子之義相合朱子所云王朝之大夫自上世至後世皆不變其初來姓號者非卽此類乎故或建爲宗祠或合爲家廟凡屬子姓羣聚萃處其中有宗法者大宗奉之因爲百世不遷之祖倘宗法未立或大宗無後則諸小宗擇其長且貴與賢者祭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書農總録』　請求記号 082.1-Sy959B　ガラス使用

主其獻奠原與祭別子之義相符不可以士大夫不得祭始祖而謂之爲僭也惟程子謂立春祭初祖以下之祖則不可行耳邱氏以累世同爨者通之則庶幾乎

家廟記

楊名時

謹按禮記大傳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百世不遷繼禰者爲小宗五世則遷別子謂或出奔他國別於本國者或其身始爲大夫者其子孫世世以之爲始祖而宗其繼之者也故禮記王制言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是祀及始祖之明證也宋司馬溫公家禮祭及曾祖程子謂服及高祖則祭亦必及高祖卽士庶不容有異朱子從之後之講禮者遠取別子爲祖之義以爲宜推先世始禮近依程朱祭及高祖之義以爲宜推先世始遷或初受封爵者爲始祖世祀之（祀始祖則族派足與譜系相維有所統而不渙）而統祀高曾祖禰爲一堂五龕之制庶幾援据古今備追遠之道爲士大夫家可酌而行者蓋合數世爲一廟奉之比於古人三廟

二廟之規模既爲簡畧則雖祀及遠祖固不嫌於越分矣又况今之所謂祭者豈能如古禮所云索牛而祭鼎俎豆籩之盛乎則亦薦焉而已田祿無常豐約從宜固其所也朱子言神依於人宜就宅中立廟今廓基於宅之東南幸依於宅因勢營構堂宇東向未至遠違古意廟中列主唐宋皆以西爲上温公謂神道尚右而朱子以爲亦非古禮明制許庶人祭三代以會祖居中左祖右禰品官家廟得祀四世左右並列而同一向今制五龕謹奉始遷先祖后成公居中奉高祖北津公居中左奉會祖振南公居中右奉祖考春暉公居次左奉先考坦亭公居次右並依堂正向東西各爲一龕相隔無父子祖孫並位之嫌祭以仲月奉神位出龕就享春夏秋之祭則各正向始遷祖居中高祖居中左而少亞於始遷祖會祖居中右而少亞於高祖祖居次左少亞於會祖考居右少亞於祖以伸高會祖禰正位受享之尊冬至則始遷祖居中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書農總録』　請求記号 082.1-Sy959B　ガラス使用

東向高祖居左昭位而南向曾祖居右穆位而北向祖居次昭位而南向考居次穆位而北向除夕亦同以敦合食之誼古者外臣入朝四時之祭缺一否則禮宜備舉第今以墓祭非一所則仲春廟祭或行或缺似亦偶可從宜然當以舉行爲正端午正在仲月夏祭卽以是日或夏至或擇日皆可秋成嘗新則以仲秋冬祭亦可用冬至前一日除夕可當立春一祭祖禰忌辰請出神位於左廡南向祀之忌日之祭起於哀

品物禮文視正祭爲殺所謂有終身之喪是也俗有先人誕日之祭亦人子思親不能自已之情與忌日同禮可矣幼及事我祖誕日之祭亦仍之古人時祭外更有冬至祀始祖立春祀先祖季秋祀禰三祭今冬至已祀始遷祖及四親而后成公爲高祖北津公爻正當先祖之位奉爲常祀立春無容特祭唯應於季秋擇日享禰奉神位於左廡南向專祀禮同正祭以致追慕罔極之忱凡正祭不可於忌日以吉凶不同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書農總録』　請求記号 082.1-Sy959B
ガラス使用

也祭必先期齋戒祭時序立酹獻諸禮及正至朔望出入參謁之儀並倣邱瓊山先生所輯注文公家禮酌行之及後高祖親盡爲先祖應奉神位藏於右之西向室除夕奉位出至祠堂列昭穆合食數傳後始受封爵之祖親盡應奉神位居堂之左或右間春夏秋就神位前設祭冬至除夕序昭穆合食壬辰九月家廟落成適當慈憂服闋之後月以二十八日戊申昧爽奉神主入祠妥侑草定其梗概如此雖於禮未能允協然不敢以行之有失遂廢不行益重罪戾讀瓊山先生文公家禮序謂儒者失其禮柄反爲異教乘間竊弄怵然顧畏思少存重祭報本之義以仰遵　聖朝孝治之德意於萬一云

徐乾學

論墓祭

禮經無祭墓之文故先儒云古不墓祭墓祭自東漢明帝始然經雖無明文而傳記間有其事如武王將東觀兵上祭於畢則周初有行之者矣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書農總録』　請求記号 082.1-Sy959B
ガラス使用

春秋末有行之者矣孟子云東郭墦間之祭則
戰國時有行之者矣張良子孫上先冢並祠黃
石則西漢初有行之者矣夫豈始於明帝哉特
天子率百官上陵以每歲正月行之垂爲永制
則自明帝始耳原夫古之所以不墓祭者人之
死也骨肉歸於土而魂氣無不之魂依於主魄
藏於壙魂有靈而魄無知故聖人祭魂於廟不
祭魄於墓非察於幽明死生與鬼神之情狀者
其孰能與於此然而展墓之禮經固有明文子
路贍顏淵曰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
哭展墓而入展墓者卽後世之所謂拜掃也桑
梓之植楷棬之澤人子猶不敢忘況親之體魄
所藏豈有終歲不省而能恝然者故拜掃不可
闕拜掃既不可闕則薦以時物將其慤誠亦禮
之緣情而生由義以起者故蔡邕謂上陵之禮
雖煩而不可省而朱子家禮亦載寒食墓祭之
儀記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今必欲廢千餘年
通行之事以求合於古經豈仁人孝子不忍死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書農總録』　請求記号 082.1-Sy959B　ガラス使用

其親之心哉所可怪者末俗相沿流失日甚或假上墓之便召客宴會酣歌醉舞與踏青藉草之遊同其歡暢夫過墟墓而生哀人之情也陶淵明與人飲周家墓柏下乃西晉放誕之餘習禮法之士猶不爲矧一本之親而樂其所哀也哉君子以爲有人心者宜於此變焉矣李濟翁資暇錄言當時寒食拜掃多白衫麻鞋朱子稱湖南風俗猶有古意人家上冢往往哭盡哀今縱不必爾亦當致其怵惕悽愴之意行墳塋省封樹剪荆棘培土壤事畢近者旋反遠則託旁舍一飯而去不用飲福是爲禮之變而不失其正者至若近世士大夫榮貴還家必上墓焚黃盛宴親舊鼓樂喧闐夸耀鄉閭恐亦非禮此當以告廟爲正如必欲從俗則去樂罷宴惟以公服行事可也

論停喪不葬

朱軾

停喪不葬人子莫大之罪也近世士大夫有累世不葬者有累數柩不舉者詰其所以則有三

焉一曰家貧不能葬孔子不云乎苟無矣歛手足形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葬之需儉於殮殯未聞有家貧而委其親不殮不殯者亦既殮而殯矣何有於葬一曰不得葬地古者按圖族葬未沒而葬地已定夫何擇焉孝經言卜地卜也非相也風水之不足信昔人言之詳矣一曰時日不利三月而葬禮也老明黨巷之葬日食而返鄭葬簡公毀當路之室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是不擇日擇時之明證也竊意不葬之患有四古者塗殯以防火也今中堂三月尚須防慎況可久淹乎若厝之荒野無人之處保無意外之虞乎此其不可者一也木性受風則裂膠漆乾久而脫甚至蛀嚙腐朽至於檢骨易棺子心其何以安此不可者二也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見也今人有金銀寶貴之物囊之篋之又從而緘縢扃鐍之未已也必藏之密室或深埋土中而後乃無患殯而不葬是猶緘寶物而置之道路也人子之愛親曾不如物乎始死

而襲而殮而棺而椁凡爲葬計也衣衾覆尸棺覆衣衾椁覆棺統而覆之於土而後其藏也密而固今棺而不葬何異不棺不殮乎與其不葬也毋寧葬而裸此其不可者三也禮既葬而虞謂送形而往迎精而返虞以安之也不葬矣又何虞焉不虞則卒哭祔俱無所用之不知停柩不葬者將不虞乎不卒哭乎祔乎不祔乎祥而禫乎否乎服不除不祭禮也將蒸嘗之祀可終廢乎葬而後有虞主祥而後有練主主祔廟則遷其當祧之祖而改承祀之名既不葬矣將終不遷乎此其不可者四也張文嘉齊家寶要云今國律雖有停柩之禁卒無舉行者若禮官援禮棺未葬不除服之文而申暴露之罰特請於朝著爲令甲凡服除未葬者仕宦不准補官生儒不許應試其補官呈詞必須明開某年月日成服某年月日安葬於某處某年月日除服仍取宗族鄰佑及墓地人等結狀方准補官其或未葬而詭言葬者如有首發俱以匿喪論罪連

坐結狀之人若夫庶人服滿不葬者許宗族鄰里首其暴棺之罪庶乎人人知警無有不葬其親者矣旨哉斯言有心世道者其毋忽諸

葬考

徐乾學

古者葬不擇地周禮墓大夫職曰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蓋萬民墓地同處墓大夫爲分其域亦如冢人以昭穆定位次而預爲之圖新死者則授之兆是故自天子以下七月五月三月踰月之期無或愆者惟宅兆已定而無所容其擇也獨孝經有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夫卜則有吉凶有棄取是亦擇矣疑與周禮之言不合不知世數無窮而地域有限子姓蕃衍安能盡容其勢必至於改卜又從他國遷來者是爲別子始造塋亦須卜成子高謂慶遺曰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正此類也豈後世人卜一邱之謂哉自秦罷封建而宗法不行族葬之禮遂廢去聖久遠邪說如蝟毛而起淫巫瞽史得簧鼓於其間漢武帝時

聚會占驗卽有所謂堪輿家班固藝文志五行家有堪輿金匱十四卷又形法家有宮宅地形二十卷葬書蓋萌芽於此而張平子冢賦述上下岡壠之狀畧如今葬書尋龍捉脈之爲者至東晉而郭璞專攻其術世遂依托爲青囊之書轉相熒惑其毒遂橫流於天下唐太宗命呂才著論以深闢之竟不能止爲人子若孫者詭於禍福之說延葬師求吉壤剖判地脈斟酌向背諏選年月日時貧者不能擇地富者擇之太詳於是祖父之體魄暴露中野有終身不葬累世不葬者夫畏禍逡巡是爲不知命而或以其親邀福遲之又久自陷於大不孝之罪可不謂至愚乎昔司馬文正爲諫官奏乞禁天下葬書而張無垢律葬巫以左道亂政假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之辟蓋痛心疾首於世俗之所爲冀迷者之一悟也然自孝經有卜宅安厝之文雖程朱大儒亦以爲地不可不擇程子以土色光潤草木茂盛爲吉地之驗而又言五患當避朱子

云須形勢拱揖環抱無空闕處乃可用此亦仁人孝子用心之極致但一邑之中一鄉之地求形勢拱揖環抱而五患永絕者不可多得昔晉有九原漢有北邙凡國之冢墓皆萃焉今則人卜一邱葬師之法雖高陵平原地盈數頃而所乘止一線之氣所容僅兩魄之棺餘皆爲彼法所棄而不可用如此則舊冢未沒新冢日多安所得千百億之美地而給之雖有知禮者告之曰先王之制葬期遠不過七月近代著令槩以三月今律惑於風水及託故停柩在家經年不葬者罪當杖禮與律不可犯也其如美地之難得何吾故以爲周官之法卽不可復而宋趙季明族葬之圖不可以不講也蓋自族葬廢而人卜一邱美地難得且多陰陽禁忌遷延歲月恬不知怪誠使季明之說行則兆域素定葬可如期唯數世之後地不能容乃始改卜爲子若孫者禍福之念無所動於中則葬師不得操其柄此拔本塞源之論可以矯敝俗而歸諸厚司邦

敎者所當留意也

族葬祔葬說

柴紹炳

古者葬限以時月故未葬則不脫衰又地有定所如洛之北邙晉之九原多後先卜兆是矣按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卿大夫士皆各以其族得列左右前後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謂各從其親亦以昭穆爲左右也夫如是則葬皆有地可以刻期分明志定生死咸安此誠先王善制耳然而周家卜世三十其時列國君臣亦皆世祿不失妨犯嫌忌果安在耶自後世溺於形家者言以吉壤聚氣敗地成凶禁子孫不得以昭穆從必人各營藏而事始紛紜因而遼緩暴露者衆矣夫死者冢墓比於生者居室生者祖父有居而擯其子孫不獲共廬而處此果人情乎惟營域逼窄外無餘地斯令後死者別謀安厝不得已也若果地勢稍寬倣古族葬骨肉相依永安存沒第無紊世次侵祖壟

爲善耳太原王洙言昔有查氏病其數世未葬亟贖地一方稍近爽塏者自祖考至功緦之親悉依昭穆序葬之都無陰陽忌諱歲中輒遷官秩家道益昌又侯官林官遇異人指一佳地官取族二十骸併親偕葬子孫俱至大官竟爲閩望族由此觀之族葬何不利之有至於夫婦祔葬周公以來實爲達禮故孔氏之母死必合葬於防孔母顏蓋繼配也繼配而必合則凡伉儷之宜同穴可知魯人之祔合衛人之祔離夫子善魯以合也孟子自齊葬於魯亦合也今鄒縣有孟母墓而別無孟父墓蓋當時合葬於是世止以母名之耳或云合葬非古以舜葬蒼梧三妃未從爲徵又謂朱紫陽之葬其父母各自爲墳相距百里夫蒼梧之事此古未定制若紫陽隔別二親以邀地靈悉出後世青烏家之言非所當口實也嗟乎立身行禮以周公孔孟爲折衷事死如生不刋之義也安有生則同宮死則異穴孤魂旅泊同於仳離孝子仁人推想及此

其爲酸感何如哉且禮以嚴祭祀守墳墓爲重故士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墳墓也使卜兆殊境百里而遙則展省曠闕久之將有淪沒之虞先冢等於甌脫矣於勿去之義何居故族葬之不可行者或以限於地若祔葬必無父母不相容之理奚爲而出於分異之條也哉或又曰父母之沒越紀踰世重啟幽宮恐近侵暴不如別營宅兆夫孔子少孤距於合葬幾何時矣葬親者凡有所先自應虛一以待使死而有知百年同穴正順事也要之人子本懷原以入土爲安陰陽拘忌並屬外篇揆諸道而宜卽乎人心而恢斯行之終不得雜以私利而猥用昔人之過舉爲解也

喪葬解惑

蔡世遠

葬必擇地自古有之故程子有草木茂盛土色光潤之說閩地多山水不比北方一望平原故爲風水之說者審擇夫氣之所流貫勢之所凝聚山則拱衛而不背水則環抱而不瀉無風隙

水蟻之患此亦何嘗不是蓋祖宗安則子孫亦與俱安理固然也乃有惑於其說不修人事專恃吉地以爲獲福之資遂有遲至三年而不葬者夫停柩不孝也世有不孝之人而能獲福者乎且天地人一理也地理無憑飭行於身行善於家天則報之以福幾見有檢身樂善孝恭敬睦而家不興者乎幾見有存心險刻門內乖隔而能獲福者乎舍昭昭之可憑索冥冥之莫據獨何心哉其至愚者則陰謀橫據相爭相奪以爲福在是矣不知其爲禍基也大矣又有鄉俗寡識惑於房分之見者夫風水之說不可苟畧而房分之說理所必無有何所見而謂左爲長房中爲二房右爲三房不及生三子者何以稱焉生子至十以上者何所位置之按之八卦方位謂震爲東方震乃長子則所葬之地未必盡南向也度之五行揆之五方細求其說卒無有合卽考之郭璞葬經及素書疑龍經撼龍經諸書亦無所謂房分者此乃後來術家欲藉此使

凡爲子孫者不敢不尊信而延請之陰以誘其厚利陽以得其奉迎不知其遺害之深至使死者不得歸土而生者不得相和皆此說誤之也此亦如時日之說古所不廢吉日良辰經有明文但不可過爲拘忌如襲歛入棺之時有造爲的呼重喪等名目謂至親不避必有大凶俗竟有不察而信之者抑情壞性莫斯爲甚他省鮮有此說卽吾閩如詔安等縣但棺物具備卽入棺無另尋日時之事最爲合禮此亦術家藉以爲獲利之資與風水房分之說所當亟斥者也讀書識理之士固無此患其有中心實不信而不能自拔於流俗者曰寧可信其有夫信無稽之說至於啟疑論而不葬徇拘忌之失至於將入棺而不臨斯何事也而可信乎惑之至矣

論風水

朱軾

草木之豐茂土色之光潤有目共覩烏用葬師饒舌若較量岡巒體勢以倖邀福澤不知仁人孝子之掩其親爲親乎爲子孫乎葬書始郭璞

張南軒先生題璞書後曰景純既能知水之爲陸乃不能逆善其親之窀窆以自全何哉今以不才之子不學之儒能以地理取科第乎不業之農不耕之田能以地理成穀實乎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於地何與焉近世尊信地師如蓍龜吾未見其福徒見其害而已

長白蘇公新阡墓位記　紀昀

刑部尚書蘇公性至友愛伯兄某公先卒卜新阡於某所公以平生宦迹各四方不能效共被之義恒期身後同兆域會公夫人卒先就葬焉限於地形壙在某公墓左而稍下議者曰兄弟同塋情之至也弟之婦不敢並兄公禮之宜也然弟左而兄右其序不少紊矣乎解之者曰禮者理也理有一定有無定一定者萬古不變無定者則權乎人情事勢而各得其安所謂禮以義起也兄弟同塋此悌弟不能自已之情兄墓既先葬而居右無移以讓弟理墓之右又不可以葬同塋之志勢將不申不得已而居左勢使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書農總録』　請求記号 082.1-Sy959B　ガラス使用

之也且已退而不相並足以明讓矣是於禮未爲失公恆疑焉一旦待漏於直廬舉以咨余余曰公何疑哉此本闇合於禮議者未深考解者又强爲之詞反違失古義也周禮曰墓大夫掌凡邦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鄭康成注位謂昭穆也又曰冢人掌公墓之地以昭穆爲左右鄭康成注昭居左穆居右似左右有別矣然趙昞作族葬圖其南北之次第一位爲祖第二位左爲子右爲孫第三位左爲曾孫右爲元孫其東西之次穆則以左爲首右爲末昭則以右爲首左爲末朱子語類載陳淳問神道尊右欲以二妣列先塋之左然程子葬穴圖又以昭居左而穆居右廟制亦左昭右穆何也朱子曰昭穆但分世次不分尊卑如父爲穆則子爲昭豈可以尊卑論乎然則墓以前後爲尊卑不以左右爲尊卑明矣且即以左右爲尊卑左亦不必尊右亦不必卑也朱子語類又曰某當時葬亡室祇存東畔一

位吳卿云地道以右爲尊則男當居右祭以西爲上則葬時亦當如此呂新吾四禮翼亦曰地道尊右右高而左下也故百川自西北而東南葬右男而左女古也從地也後人重左從人也非幽明之義矣觀是二說則兄弟之左右可以例推以弟左兄右爲疑者直以俗禮議古禮以人道議神道耳公何疑哉公曰然則墓位尚左皆非乎余曰禮從宜使從俗戴記田嘗言之人情所便安聖人弗强之盡從古也義有兩存此之謂矣公喟然曰禮家聚訟信哉斯言敢請筆之爲論刊石新阡以祛來者之惑而間執悠悠之口因爲敘述梗概辨訂如右

盛涇先塋之碣　錢大昕

盛涇先塋者錢氏始遷祖之所藏也蘇松之水皆注於婁江松江以入海縱者爲浦橫者爲塘其稱涇者特小小者爾盛涇介於吳塘顧浦之間廣不過四五尺不能容舟楫相傳昔有盛姓者居之鄉人讀盛姓爲直上切並以氏斯涇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書農總録』　請求記号 082.1-Sy959B　ガラス使用

吾始祖自常熟之雙鳳里來贅於盛涇之管氏貧不能歸且樂其俗之樸而淳也有田五畝有屋兩間夫耕婦耨足以自給既沒而葬於涇之陽江淛錢氏多稱吳越武肅王之裔吾始祖之遷失其譜系其出於吳越與否不敢知也自始祖之沒迄今二百五十年先大父在日嘗訪求始祖遺事欲著之族譜而宗婣鄰里俱無有能言之者近世士大夫述家乘往往崇飾虛譽勦取一二故事可通用者以文益之此之謂誣其先人非篤行者所取也吾始祖行善於鄉不求人知傳序至今閱八九世成丁者垂及百人或稽田或讀書皆安分量力不輕去其鄉無有作姦犯科而麗於刑辟者此則吾始祖垂訓之善而流澤之長有自矣今秋大人貽書大昕曰汝備位侍從爲人作銘誌多矣而先塋尚未有碣是不可以闕於是大昕謹紀所聞令族子坫以小篆書之寄歸刻於貞石乾隆三十有八年歲在癸巳冬十月丙戌朔二十九日甲寅七世孫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上書房師傅兼充三通館纂修官大昕謹述

春禴夏禘秋嘗冬烝古者四時之祭也周公以禘爲殷祭改夏爲禴春爲祠是祠者祭之名而非祭之所也今直以祠爲祭之所矣夫追遠報本例有祠宇每逢祭期子姓畢集皆曉然知千百人實出於一人洵收族之善法也獨是祭非難也禮爲難禮非難也敬爲難蓋必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然後可以與神明交魯論不云祭思敬乎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祭而不敬與不祭等若有孳孳爲利假公濟私者豈特不敬且屬無禮微論貴賤均屏之不與同族可耳葬不擇地之說未可概論嘗見富盛之家其祖塋多水抱山環局勢團聚其先世多忠厚勤儉其吉壤多寒微時所得故曰先有天理而後有地理者此物此志也地雖不可不擇却勿妄想鉅富極貴而爲術士所愚

勿詭言奇形怪穴而爲僞書所誤惟求平穩惟思速葬縱不能遵三月之期亦斷不可出三年之外斯則酌中之論矣徐健菴論墓祭詳引列代墓祭之文則墓不可不祭也明甚李厚菴謂今祭墓者豐於所親於土神輒如食其臧獲而已簡嫚之極必干神怒吾鄉祭土神誠如所言讀之愧悔恐惶不覺汗出浹背也余輯族譜例一編復輯祠墓例一編有志之士參勘互證虛心覃思實事求是其中足以救時俗之失者不少矣道光甲辰四月八日七十叟莫瑞堂書農識

李穆堂宗子主祭議有云惟天子得立宗人府其在臣下惟衍聖公近之余讀之而深有感也王介甫謂史記不應列孔子於世家由今觀之世家乎非世家乎介甫知一時而子長知萬世也以生民未有之聖而欲拘以常例甚矣介甫之固也余嘗謂子長有大功於天下後世者三首創紀志表傳二千年來史

臣奉爲圭臬不襲春秋之體而得春秋之意一也子長贊夫子爲至聖自漢迄元稱號不一或四字或六字或八字至明定議謂人以聖人爲至聖人以孔子爲至只用史記贊中至聖二字其意已備非智足以知聖人能若是乎二也聖門諸賢言行史記孔子家語皆載之先儒謂家語原本久佚今所傳者乃王肅僞撰獨史記爲最古最眞其無言行可載如梁鱣諸賢亦載其名與字其並無字可載如漆雕徒父商澤句井疆孔忠亦載其名至今兩廡一一並列眞莫大之功也三也因救李陵而得罪武帝未免已甚不足爲子長累余竊意子長有此三大功將來必從祀但未知何日耳不見諸葛武侯千有餘年無人議及至　本朝始從祀乎河間獻王有功於五經亦必從祀瑞堂又識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書農總録』　請求記号 082.1-Sy959B　ガラス使用

CL.
NO. 39441

書農總錄 祠墓例 三 莫氏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書農總録』 請求記号 082.1-Sy959B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書農總録』　請求記号 082.1-Sy959B

ガラス使用